

圈里圈外的账本

■ 韦多加

五月的风已经有了些许燥热,我跟随村里的防疫员老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田间的玉米苗,一行行,整整齐齐的,像是刚用梳子篦过。今天是下乡的第三天,任务也最为艰巨,需要走访村里最偏远的几家养殖场(户),摸清并填写信息表上的养殖信息,准确勾画养殖区域,最后按照规则完成编号。

防疫员老周的皮肤黝黑,这是他常年奔走在村里的岁月痕迹,手里拿着的那本早已起皮的笔记本,上面详细记录着各家各户的牲畜养殖情况,猪、牛、羊、禽,一样一样,分得清清楚楚。老周在村里跑了大半辈子,哪家养了几头猪,哪家圈里还有几只羊,心里都有本账。但这次不一样,为确保普查数据

真实准确,老周带着我一户一户跑,得亲自核对了,才放心。

老周带着我推开一扇院子门,吱呀一声,惊得几只母鸡扑棱棱地飞起来。主人从屋里探出头来,见是老周,笑了:“又来了?上回不是问过了?”老周认真道:“这次可不一样,十年一次的农业普查,得把数据搞准搞实。”说完便熟门熟路往屋后的养殖区域走去,我也跟着过去。猪圈是红砖砌的,矮矮的,顶上搭着石棉瓦。大白猪挤在角落里,见有人来,哼哼唧唧地拱过来。老周扒着圈墙,探着身子数了数,又在本子上记下什么。“您这猪养得好,就这几间屋子吧?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养?”我向老板问道。“防疫针都打了吧?”老周顺着我的话题补充道,主人连连点头,又把上个月购买的几十头小猪指给我们看。老周在他的笔记

本上写写画画,我则拿着表在上面填写信息,认真勾画、编号。

从这家出来,又去了隔壁。听老周说这户人家养了一大群鸡,散在屋后的竹林里,正满地刨食。老周绕了大半个林子,东瞧瞧,西看看。女主人从厨房里端出水来,笑着说:“老周,搞这么仔细。”老周接过杯子,猛地喝了一大口,抹抹嘴:“普查嘛,那得搞准了,是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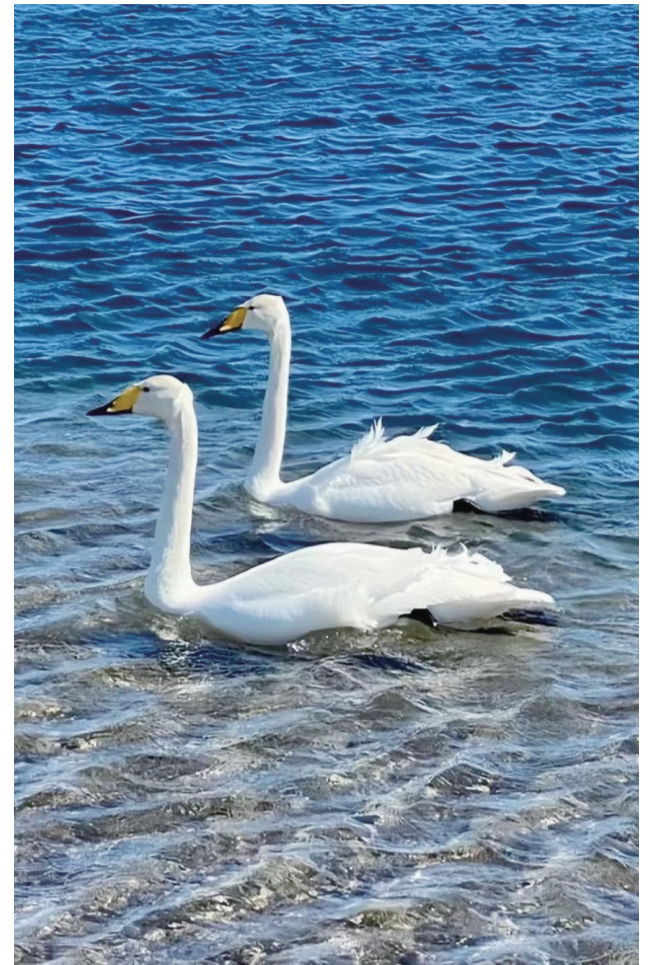
最远的是一户养羊的人家,住在半山腰。由于过于偏僻,基本上都是土路,坑坑洼洼的,小路两旁长满了野草,五月的草正茂盛,走起来窸窣窣的。老周走得不紧不慢,一边走一边跟我说,这户人家的羊是散养的,白天放到山上,晚上赶回圈里,肉质鲜美得很。果然,到了地方,主人正赶着羊群回来,白的黑的,大的小的,挤挤挨挨地涌进

圈里,咩咩的叫声响成一片。

下山的时候,我们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脚。老周和我把表翻出来,一张张地检查核对,看是否有遗漏。老周说,他干防疫员二十多年了,村里的情况十分清楚,哪家新建了猪圈,哪家最近出栏了,心里都有数。“可普查不一样。”他说,“这是国家要的数,要准,要实,一点都不能含糊。”

风起来了,吹得田里的玉米苗沙沙地响。老周叮嘱我把表都装进公文包里,我小心地拉好拉链。再过些时日,这些表就要交上去,然后一层一层地审核,汇总,变成整个国家的数字。那些数字里,有猪圈的哼哼声,有竹林里的鸡鸣,有山坡上的羊叫——都是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声音,一笔一笔,记在国家的账本上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夷陵调查队)



凌波嬉羽

李寅燕 摄

云垂远岫

荀星宇 摄



夏日萤火

■ 蔡建松

抚州的初夏,暑气总是来得绵长而温润。白日暖阳灼灼,空气裹挟着湿润的水汽,闷热袭人。待到傍晚,一场细碎的暮雨掠过赣东乡野,褪去整日的燥热,晚风穿村而过,裹挟着稻田与青草的淡淡清香,抚平了世间浮躁,也唤醒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夏夜旧时光。

儿时的夏夜,没有空调的凉意,一张老旧竹床,便是整个夏天的清凉。晚饭后,父辈总会将竹床搬到开阔的院中,泼上几盆刚汲的井水,温热的地面瞬间褪去灼意。水汽氤氲间,竹床透着竹木独有的清爽凉意。我静静躺在竹床上,看暮色一点点浸染大地,周遭的一切都慢慢静了下来。

夜色渐浓,萤火便悄然登场了。村口的小河边,田埂的草丛间、路边的野花丛里,点点微光次第亮起,忽明忽暗、轻盈流转。小小的萤火提着微光,悠悠穿梭在晚风之中,低低掠过草尖,轻轻拂过河面。水面倒映着漫天星光与点点萤火,光影摇曳、虚实相融,分不清是星光坠入凡间,还是萤火跃上夜空,温柔得让人沉醉。

年少的时光总是纯粹又热烈。我光着脚丫,踏着微凉的晚风追逐萤火,小小的光点灵动躲闪,在我身侧翩然飞舞。偶尔小心翼翼地捉住一只,放进透明的玻璃罐里,看着微弱的光亮在罐中明明灭灭,便觉得攥住了一整个夏夜的温柔。玩累了,便重回竹床之上,伴着蒲扇清风、漫天星辰,静静看着萤火漫舞,心底满是简单的欢喜与安宁。

岁岁夏风起,年年萤火明。原来童年的美好从未消散,只是藏在了岁月深处。抚州的夏夜,清风依旧,星河依旧,萤火却少了。那些竹床纳凉、追萤观星的温柔旧时光,早已沉淀成心底最温暖的慰藉,治愈往后岁月里所有的奔波与匆忙,让我们始终心怀温柔,向阳前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抚州调查队)

紫椹垂枝夏正好

■ 王峤磊

初夏入疆,天山以南的风,渐渐暖了。戈壁清晨残留的凉意慢慢消散,南疆大地的绿洲,一寸一寸浸满夏日温度。

喀什地区的田埂阡陌间,村舍院落旁,随处可见肆意生长的老桑树,枝桠向着晴空舒展,层层叠叠的绿叶织成一片浓荫,串串饱满的桑椹垂挂在枝叶间,由浅青转淡红,再凝作深紫,点点深浅不一的色泽,静静晕染出塞外独有的夏日景致,没有声响,只剩一派温润安然。

少有人知,这片广袤的西域大地,原本并无桑树的踪迹。汉唐丝路绵延万里,驼铃声穿过漫漫戈壁、跨过茫茫沙海,中原的桑种随着商旅脚步,戍

边将士的行囊一路西迁,跨越山河阻隔,在这片水土里落地生根。历经千年风霜洗礼、水土驯化,桑树渐渐适应了边疆的风沙与盐碱,褪去了故土的娇柔,长出了一身韧劲,从此扎根在绿洲田野、村落篱边,岁岁抽枝,年年结果,慢慢融进西域百姓的烟火日常,成为南北疆初夏时节,最寻常也最动人的风物。

新疆的夏日,光照绵长且炽热,昼夜温差让每一株草木都沉淀出独有的清甜。枝头的桑椹,起初是青涩的小果,裹着淡淡的果霜,入口带着草木的微涩;待夏风吹过数旬,暖阳日日滋养,青果渐渐泛红,再慢慢晕成乌紫,待到果肉饱满软糯、色泽透亮温润时,便是最好的时节。指尖轻轻捏住果柄,熟落的桑椹便稳稳落入掌心,果肉软嫩不沾手,轻轻咬开,清甜的汁水在唇齿间散

开,不甜腻,不张扬,只有阳光与水土滋养出的原生清香,清润回甘,朴素绵长,一口下去,全是夏天的味道。

今年暮春,因援疆赴疆,我随工作下乡来到疏附,才真正尝到了这里桑葚的味道。

在阿瓦提乡的村落里,同行的本地大姐随手摘下一串桑葚递给我:“吃,甜的。”果子上沾着薄尘,我一时犹豫。她坦然放进嘴里,唇色染紫,笑着望向我。我择一颗熟透的紫椹放入口中,心里一下子温润安然。

大姐说桑树极好养活,落地便能生长,无需费心照料,年年如期结果。我心底感慨,一树桑,就像一方人,质朴踏实,从不娇贵。

身在远方,难免心生牵挂。入夜之后,四野寂静,唯有风声与远处隐约的

犬吠。翻看故土夏色,人间五六月,草木葱茏,绿意正浓。母亲发来语音,念叨院中瓜藤攀上架,轻声问我想不思念。念在心头,山遥水远,也只能应一句“还好”。

趁着四农普下乡工作间隙,午后难得清静,我独自在村中慢行。一棵老桑树下,树荫浓郁,风过叶响。地面落满熟透的桑葚,有的零落残破,有的依旧完好。我俯身拾起几颗干净的,托在掌心。

日光洒落,颗颗紫润发亮。一位维吾尔族大爷路过,目光温和,相视一笑,轻轻竖起大拇指。

我没有言语,含一颗桑葚入喉,清甜缓缓漫开。

这就够了。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)

来宾五月天

■ 罗生翔

五月,正是来宾最好的时节。风里带着南国特有的湿润水汽,清新而柔和。

放眼望去,满目皆是酣畅淋漓的绿。山峦层层叠叠,苍黛与浅碧交织,云雾像薄纱般缭绕其间。田野也是鲜亮的绿,稻田平平展展,像一匹匹绿色的绸缎,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。甘蔗林笔直挺立,风一吹,叶子飒飒作响,像是窃窃私语。这绿色浓得化不开,看得久了,连呼吸都染上青草的气息,眼睛也仿佛被洗过一般清亮。

但绿只是底色。真正让这片土地活起来的,是跃动的生命。红水河此刻丰腴而温和,阳光洒在河面,闪着细碎的金鳞。小船像一片深褐色的叶子,有的静静泊在河湾,有的悠悠划开水面,倒影被揉碎成晃动的光斑。岸边竹林下,有浣衣的身影,棒槌起落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,隔着宽阔的河面一阵阵传来,

显得遥远而空灵。这条河,看过多少岁月沉浮,依旧浑厚地流淌,滋养着两岸的田园人家,是这片土地沉稳的脉搏。

再往大瑶山余脉深处走,空气愈发清甜。寻一处幽静的山涧,水声琤琮,像玉佩轻轻相叩。河水清澈见底,每一颗圆润的鹅卵石,还有倏忽往来极小的鱼儿,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水边的蕨类植物长得茂盛,细长的叶片上滚动着未干的露珠。捧一捧泉水入口,一股凛冽的甘甜直透心脾,暑气与尘嚣顿时消散。

插秧时节,稻田里人影绰绰。农人们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弯着腰,将一簇簇嫩绿的秧苗,以近乎舞蹈般的节奏插入水田。他们动作娴熟沉稳,每一次弯腰、起身,都像在大地上谱写一首关于秋天的序曲。田埂上,孩子们嬉闹追逐,惊起几只白鹭,扑棱着翅膀飞向远方的田畴。这景象,是千年农耕文明最鲜活的画卷,人与土地以最直接、最诚恳的方

式相依相存。

汗水滴入泥土,泥土回报以稻香。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落,多是朴素的屋舍,白墙已经斑驳,黑瓦上生着茸茸的青苔。屋前屋后,芭蕉舒展着阔大的叶片,龙眼树和荔枝树开满米黄色细碎的小花,空气里浮动淡淡的花粉气息,甜丝丝的,沁人心脾。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门槛边,见了生人,只是抬抬眼皮,喉咙里敷衍地咕咽两声,便又沉入它的梦乡。

暮色渐浓,西天的云彩被落日烧成瑰丽的锦缎,又把绚烂的光华倒进红水河,半条河流都被熔成了金黄的剪影。远处的山峦化作青黑色的轮廓,温柔而恬静。村落里次第亮起灯火,一点、两点……散落开来,像是大地睁开了温润的眼睛。晚风送来炊烟的气息,夹杂着米饭和蔬菜的清香。这气息,如此人间,如此安稳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来宾调查队)



红荔争先

李奕静 绘